

拜托了， 龙子！

2

真假龙女



三契缘尽，**新骰子**竟重现人间！
林陌桑和姜冬月
究竟谁才是龙十子的**真正“主人”**？

赖远辰失联、萧甯身陷囹圄，

龙子们遭遇不明危机。
失去依靠的林陌桑
可唤回裴西林消失的记忆？

神秘的盐湖科研船
隐藏着衔尾龙的巨大秘密，
已逝的父亲林雨声
为何从未提起他与龙十子的不解之缘？

亦敌亦友的火麒麟宫已
步步为营，设局破局，
帮助林陌桑解开谜题，
又将她带入新的危机，
势单力薄的少女
能否顺利度过新的命运难关？

拜托了， 龙子！

2

真假龙女

惊歌著
Jing Ge
Works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托了, 龙子! . 2, 真假龙女 / 惊歌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4

(意林·轻文库·美少年系列)

ISBN 978-7-5585-2227-7

I. ①拜… II. ①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5085号

拜托了, 龙子! ②真假龙女

BAITUOLE, LONGZI! ② ZHENJIA LONGNU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阿朱
特约策划	师晓晖
执行策划	张星
责任编辑	吴强 周丹
图书统筹	非非
特约编辑	张星
绘图	Carol可
书籍装帧	王春
美术编辑	袁萌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450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龙族档案

老大 田牛 贺本归

年过花甲却貌如少年，“家族”的大家长，掌管家族内部事务。

老二 魏琳 钱伊康

坐拥数亿资产的总裁，“家族”二当家，不通人情只关心家族利益，拥有与大家长等同的话语权。

老三 瞳脚 曾默

三十多岁，外冷内热的刑警队队长（已辞职）。

老四 狸狂 萧霜

年刚而立，天生似狸狂好讼，却是邪道律师，不问公正，只问利益。

老五 猴猓 赖钰辰

二十六岁，F大学外聘教授。中英混血，生性温柔，心思细腻。

老六 鸮吻 夏凡

当红偶像明星，其他未知。

老七 饕餮 姓名未知

生性自由不羁，贪利，贪财，贪色，与狼为伍，四处流浪。

老八 椒图 钟纤霖

椒图乃守门神兽，性格孤僻。胆小，恐女，缺乏安全感。姐姐花宇是赖远辰的女友。

老九 霸下 卓景然

连城中学的学霸男神，自恋，是嘴硬心软的傲娇男。

墨麒麟 裴西林

传说中的龙十子，被家族在地下室囚禁三年，为林陌桑所救。

火麒麟 宫巳

真名未知，笑面，腹黑，为上一代或上上一代麒麟，曾为白泽实验品，其他未知。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001 火麒麟宫日
- 第二章 015 不速之客
- 第三章 031 失控的雨季
- 第四章 047 真正的来意
- 第五章 063 最后的赌注
- 第六章 079 胜利的代价
- 第七章 095 神秘的龙子宗族



第 8 章 111 睡毗的秘密

第 9 章 127 你心里的声音

第 10 章 143 我会做个好人

第 11 章 159 宗族新成员

第 12 章 175 熟悉的转校生

第 13 章 189 人红是非多

第 14 章 205 来自宗族的惩罚

第 15 章 221 为了相见而别离



目录

contents

- 第八章 111 睡毗的秘密
- 第九章 127 你心里的声音
- 第十章 143 我会做个好人
- 第十一章 159 宗族新成员
- 第十二章 175 熟悉的转校生
- 第十三章 189 人红是非多
- 第十四章 205 来自宗族的惩罚
- 第十五章 221 为了相见而别离



火麒麟宮巳

第一章





面对卓玛盐湖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季节的存在。

远方青山如黛，山麓绿草如茵。湖水犹如一面巨大的明镜，将蓝天映入湖底，将湖底映入蓝天，恍然以为自己处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

近处，白茫茫的盐湖沿岸，如棉似雪。高原的风吹起一层盐粒，白色的沙砾簌簌下落，仿佛是一场绵延不绝的冬雪。林陌桑收紧了肩上的纱巾，即便是晚上六点，仍觉得日光晃眼。Y省地处我国高海拔地区，白昼要比林陌桑从小长大的F省长许多。来到这里不过五天，林陌桑却觉得有一年那么漫长。

那日，黄毛将林陌桑送到盐湖区便扬长而去。林陌桑犹如行尸走肉一般，绕着盐湖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夏淑芳所在的客栈。当她见到夏淑芳的那一刻，像是卸下了所有力气，紧紧抱住了母亲。夏淑芳见林陌桑没带任何行李，知道她必然遇到了什么事情。林陌桑只说司机丢下她跑了，没有说后来遇到裴西林的事情。她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如何说起，毕竟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裴西林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忘了她，为什么会与那两个人为伍，还有龙神骰子为什么会在那个女孩手中？

后来林陌桑联系到了王湾湾，确认龙神骰子还在。也就是说，龙神骰子不止一枚，难道那个女孩也是被龙神选中的人？

林陌桑有太多的问题，却没办法第一时间一探究竟。

夏淑芳经营的客栈是朋友的，原本想配合盐湖旅游产业发展，但是因政策改变而闲置。盐湖北岸的盐层不稳定，未能作为景区对外开放，仅用于工业盐打捞及科学研究。因此这里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一周仅有一辆长途汽车可以去最近的城市。林陌桑一天天默数着发车的日子，却始终找不到让夏淑芳放她出去的借口。

“哎，老板娘！”

身后一个男声打断了林陌桑的思绪。林陌桑扭过头，瞪了喊人的程旻一眼。对方看到林陌桑的脸，摸着下巴上的胡楂“嘿嘿”一笑：“你怎么又穿你妈的衣服？小姑娘瞎装成熟。”

林陌桑气结，又不是她故意要穿夏淑芳的这种成熟风格的衣服。她行李都在那辆跑路的车上，总不能一条裙子穿两个月吧？

“你要是少喝点儿，就不会把我和我妈认错了。”

程旻一天里总有两三次把林陌桑和夏淑芳认错。林陌桑觉得，程旻如果不是闲得靠认错人寻乐，就是个智障。显然程旻不是智障，甚至算是个高知科研学者。程旻的



年纪和林陌桑的父亲差不多，可是这个人“为老不尊”，不是撩猫逗狗，就是酩酊大醉。林陌桑觉得，她妈将功夫都花在这个人身上，实在是得不偿失。

是的，夏淑芳之所以几个月来一直留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为了程旻。

虽然程旻勉强算个帅大叔，但夏淑芳并非移情别恋，而是为了林雨声。程旻是林雨声生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而奇怪的是，作为妻子和女儿，夏淑芳与林陌桑都不知道程旻与林雨声的关系。夏淑芳在探寻林雨声的遗迹时，在多个关系人那里发现了程旻与林雨声同框的照片。

这一次程旻因为工作关系来盐湖科研考察。七个人，两个带队，一条科研船。科研船停在盐湖深处，平时不靠岸。工作人员每天乘小船上下岸，吃住在夏淑芳经营的客栈。夏淑芳请了一个当地的厨师，还有一个藏族妇女平时帮忙打扫卫生。就这样打着“命运偶遇”的幌子，伺机接近程旻，想要探出一些关于林雨声的事。

可惜的是，程旻这个不靠谱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二十三个小时不清醒，清醒的那一个小时必然是在找林家母女要酒喝。

“小桑桑，去把之前你妈从城里给我买的茅台拿来。”程旻指使起人来毫不含糊，“再搞点儿小菜，你上次炸的花生米不错。”

林陌桑敢怒不敢言，毕竟她妈百般强调“怀柔政策”，让程旻酒后吐真言也未尝不是达成目的的方法。

“得嘞，小的这就给您拿酒去。”

林陌桑翻着白眼，学电视剧里的酒馆小二行了个礼，逗得程旻哈哈大笑。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

另一边，夏淑芳正在为这周的采购发愁。之前，每周采购都由客栈的厨子去，毕竟对方更清楚买什么食材。自从林陌桑来了之后，厨子就请了两天假，原本说今天回来，结果临时有事又延后了。

林陌桑取了酒，刚要给程旻去炸花生米，就被夏淑芳叫住了。

“明天你顾一下这边，我要进城去采购。”夏淑芳交代道。

“阿旺叔回不来啊？”林陌桑问道。

“这不是你来之后，做的东西更符合大家的口味嘛，你叔受打击了。”夏淑芳打趣道，“总之，你觉得要买什么，给我列个单子。”

林陌桑顿了一下，不禁眼前一亮，说道：“要让我列单子，还不如让我直接去采

购呢。”

夏淑芳有些犹豫，毕竟林陌桑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之前来这里的时候又出了事，她确实有些不放心。

“反正粮油蔬菜每次都在固定的地方买，我主要是去买调料和给程叔的酒。”当然更重要的是，林陌桑要去找裴西林问清楚。

夏淑芳看着林陌桑急不可耐的眼神，不禁一笑：“这里很无聊吧？”

林陌桑一愣，没想到夏淑芳会这样问。夏淑芳望着窗外无际的盐湖，仿佛看到了很久以前的时光：“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你的暑假应该在旅游、游戏、聚会，但是现在却要待在这个连网络都没有的地方，每天为柴米油盐各种琐事操心。”

夏淑芳这么说，也并非怪林雨声的猝然离开，只是觉得命运对林陌桑太不公平了。她本该是无忧无虑、肆意挥洒青春的年纪，却要与自己分担这么多忧虑。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啊。”林陌桑握住了夏淑芳的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了。”

当初夏淑芳留下一张字条，无声离开，将所有重担一个人撑起。林陌桑也因此明白，没有什么比家人在侧更值得珍惜的了。

“那你还急着进城？”夏淑芳故意拆林陌桑的台，打趣道，“迫不及待地离开我。”

“什么跟什么啊？”林陌桑撇撇嘴，“你该不会是怕我走了，你做的饭没人敢吃吧？”

“滚滚滚，谁稀罕你。”夏淑芳拍开林陌桑的手，“方圆十里仅此一家，他们敢不吃就吃盐去吧。”

林陌桑知道夏淑芳这是同意了。

“不过，你一定要当天去当天回，记住了吗？”

“嗯。”

第二天一早，林陌桑就乘坐仅此一班的汽车，去了距离盐湖区最近的市区。根据夏淑芳给她的地址和联系电话，林陌桑雇了一个平板车师傅，只用了不到一小时就把基础物资采购完毕了，只剩下程旻的酒。

“什么叫全被预订了？”林陌桑指着柜台上的一排茅台酒，“这么多都被订了？”



“除了工业酒精，就只有料酒了。”烟酒店的老板无奈道，“你要是想买，只能联系这个比你早订的顾客。否则就要等他从我们这里清了货，下个月进新货再卖给你了。”

“他订了不拿走，还摆在这儿是什么意思？”林陌桑腹诽，订了还放在这里眼馋别人，这买家也是奇葩。

“这位老板把这一带的酒都订了，这么大的货量，总要雇车来拿货吧？”老板得了便宜，自然为金主说话，“放这里几天也没什么，就当给他个小优惠，互惠互利，互惠互利哈！”

林陌桑走了几家店，确实都是同样的情况。本来这里就是个小城市，人口少，货量少，进货周期长。估计这人也是有钱烧得慌，在穷乡僻壤大批订购，简直是毫无廉耻的货源垄断。

林陌桑没了办法，只能选最下策，和这位土财主谈一谈，看能否让几瓶酒给她。

当林陌桑拨通烟酒店老板给她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语气温文尔雅，声音有几分熟悉。林陌桑说明了意图，对方询问了客栈的大概情况，以及需要哪些牌子的酒。林陌桑一一答了，却觉得莫名其妙。她不过是想买几瓶酒，对方不跟她谈钱，却聊起酒的用途。拜托，当然是喝啊，去哄那个酒鬼说实话啊。

“土财主”约林陌桑当面谈，给了她一个地址。当林陌桑乘车来到目的地时，看着那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忽然觉得命运特别荒谬。即便夜幕换作白天，林陌桑依旧可以肯定那是黄毛那晚带她来的客栈。

还未走近，林陌桑就听到了女孩的朗朗笑声。客栈院子里有几只猫，裴西林爬上房顶捉住了逃窜的肥硕橘猫，抱到了女孩身边。裴西林献宝似的让女孩抚摸怀中的猫，女孩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抬头看向裴西林，眉眼弯弯，笑得更开心了。林陌桑走近，打破了言笑晏晏的温馨气氛。

裴西林第一时间挡在了女孩的身前，警惕地问道：“你又来做什么？”

林陌桑说不出话来。倘若裴西林是因为生她的气，所以故意装作不认识她，那她大可任他打，任他骂，直到气消。可是林陌桑看着裴西林的眼睛，那双黑曜石一般的眼里，全是陌生而排斥的情绪。她认识的裴西林，不可能有如此精湛的演技，所以裴西林是真的不认识她、不记得她了。

“你叫什么名字？”林陌桑异常冷静地问道。

裴西林张了张口刚要说话，林陌桑就制止了他：“我知道你的名字，我是问

你。”说罢看向裴西林身后的女孩。女孩笑了笑，坦然答道：“姜冬月。”

“所以订下全城酒的人是你？”林陌桑问道。

“是我。”

从屋中走出的男子还戴着围裙，显然没料到林陌桑会来得这么快。他让裴西林和姜冬月先进去吃饭，自己则摘下围裙，整了整衣衫。这人眉眼纤长，上眼线微微上挑，犹如中国古典工笔画中的人。一头柔软的长发在脖颈处扎成“兔尾”，摆在锁骨上方，衬托得白皙皮肤上的衔尾龙文身愈加夺目。

“在下宫巳，上次没来得及说，你就已经被送走了。”

林陌桑听出了电话里的男声正是眼前这个人：“所以你绕着弯子又让我过来一趟？”

“这次真的是碰巧，我们也总要做点糊口的生意。”宫巳微笑着解释道。

林陌桑觉得这未免也太巧了。Y省这么大的地方是没人了吗？怎么她买个酒也能跟他们牵扯上？不过林陌桑此行也的确是来找他们的，倒是省了找人的工夫。

“那你的酒卖吗？”林陌桑开门见山。

“卖。”宫巳笑了笑，“不过你吃饭了吗？”

林陌桑一愣，不懂宫巳的逻辑。

“你要是没吃饭，就一起吧。”宫巳侧身，做了个请进的手势，“毕竟你不止一件事想问我们，不是吗？”

林陌桑觉得这种发展格外诡异。不久之前，她还将带走裴西林的人当作假想敌，做好了背水一战、鱼死网破的打算。而现在，她却和“敌人”坐在一起吃饭。

林陌桑看了一眼自己身侧的空位，以及其乐融融坐在一起的对面三人，忽然发现这里没有敌人，只有她一个“外人”罢了。

林陌桑虽然答应了一同吃饭，但实际上一口没动。有了之前实验室遇险的教训，她处处提防可能陷害自己的人。她摆弄着筷子，却忍不住看向对面的裴西林，恍若眼前是一个从未认识过的少年。眉眼还是原来的眉眼，但他安静、爱笑，而且竟然规规矩矩用着筷子。就在几个月前，他连勺子都不会用。裴西林见林陌桑一直盯着他，浑身发毛，三两下将一碗饭扒尽，下桌躲到了角落逗猫。

这间客栈与夏淑芳经营的那所格局不同。几栋独门独院一同经营，每一户与别墅不相上下。楼上是独卫房间，楼下是大厅与厨房。林陌桑自进门起，就没见到这三个人。



以外的人。难道宫巳包下了整间客栈？想想他能够订下城内所有的酒，包一间客栈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救裴西林？

不，不能说是“救”。按照齐氏夫妇所说，最初就是宫巳和姜冬月提供了裴西林的信息，两人才假扮裴西林的父母找上门来。从始至终，他们都在利用齐氏夫妇的恨。以荆棘作绳，去救一个落水的人，这算哪门子救？

“你要买多少酒？”宫巳打断林陌桑的沉思，笑着问道，“有车运送吗？”

“怎么，买得多还包邮？”林陌桑反问道。

宫巳无奈地蹙了蹙眉，解释道：“我有车，你一个小姑娘要是不方便，我可以帮你送到地方。你不是说你那里一天只有一班车，今天一定要买到才来找我的吗？”

林陌桑狐疑地打量着宫巳，一时摸不清这人的套路。总是笑盈盈的，说话温声细语，也像是处处为她着想。明明长相大相径庭，偏偏感觉像极了一个她熟悉仰慕的人。但林陌桑知道那人是真心，却不相信这人是实意。

“我不用包邮，你附赠我一个人吧。”林陌桑抬手指向角落里逗猫的裴西林，“我要他跟我走。”

宫巳还没回答，姜冬月先不高兴了，将筷子“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他是我用骰子召唤来的，就是我的，你还不懂吗？”姜冬月饭没吃完，就下桌去拉裴西林，“走，我们上楼去玩，不理他们。”

裴西林一手抱着猫，一手任由姜冬月拉着。

林陌桑简直觉得这画面好笑得让她心寒。她第一次碰裴西林的时候，被他咬了一口，而如今裴西林就这样乖乖地任姜冬月牵着手。

迈上台阶之前，裴西林忽然回头看了林陌桑一眼。

“你等一下。”林陌桑为这一眼，上前拦住了姜冬月，“我的确不懂。你的十面骰子哪里来的？”

“你的怎么来的，我的就怎么来的。”姜冬月避重就轻地答道。

林陌桑笑了一下，质问道：“如果你的十面骰子真的有用，何必利用齐氏夫妇将裴西林从我身边骗走？”

“那是因为你赖着他不放！”姜冬月反驳道，“如果不是你用骰子控制着他，他怎么可能愿意待在那个随时会置他于死地的地方！”

林陌桑承认，的确是她对裴西林下了“永远留在我身边”的强制指令。她没有问

过裴西林的意思，单方面决定了他的去留。

“不信你现在问问他。”姜冬月居高临下地笑着看向林陌桑，“究竟是想跟你走，还是留在这里？”

林陌桑咽了一下口水，着实心虚。当时她亲手送走裴西林的景象历历在目，每一秒都呈现着她的残忍与决绝。不等裴西林开口，林陌桑就抢先说道：“无论是何意愿，我已经决定将坏人做到底了。他愿意跟我走最好，不愿意我就绑走他。”对于被骗过多次的林陌桑来说，谁都不可信，唯有自己。她发过誓，只要找回裴西林，她会努力成为世界上最爱护他的人。

裴西林费解地看着林陌桑，由最初的不屑慢慢变得烦躁不安。这个人凭什么那么有自信能够带他走而不被他打？

裴西林见林陌桑来拉他的时候，他还真的打了，只是没下重手，堪堪将她推开几步。

“别动我。”

林陌桑锲而不舍又去拉他，这次裴西林没动手，怀里的猫先跳起来抓了林陌桑一下，又咬了她一口。那猫牙尖爪利，林陌桑的手几乎瞬间就见了血。

姜冬月幸灾乐祸道：“看吧，猫都讨厌你！”裴西林低声说道：“让你别动，你偏要动。”

官巳急忙拿起桌上的矿泉水，给林陌桑冲洗：“这猫不是家养的，你去打一针狂犬疫苗比较保险。”

林陌桑不回应，只是看着裴西林。

“我送你去，尽快处理比较好，这伤口很深，感染就麻烦了。”

官巳说罢去拿车钥匙，却被姜冬月抢了先：“外面都快下雨了，开车太危险，不许去。”

林陌桑这才发现窗外阴沉沉的，果然有下雨的预兆。林陌桑心中忽然一个激灵。她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没有她的时候，裴西林是怎么度过雨天的？

林陌桑看向官巳和姜冬月，两人似乎对下雨毫无警惕。

“我没事。”林陌桑用纸巾按住出血的伤口，冷静道，“血已经止住了，疫苗72小时内注射就可以。”

“你是太有自信，还是真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官巳笑道。

“因为快下雨了。”林陌桑看向官巳，“显然这件事更严峻，你不这么认为



吗？”

“如果你担心的是那件事……”宫巳了然地笑了笑，“的确不亲眼验证也难信服。”

于是四个人沉默着，直到下落的雨水打响了客栈的雨棚。噼啪噼啪，林陌桑看着毫无异常的裴西林，不禁瞪大了眼。她冲到窗前，确认这的确是一场自然雨，而不是洒水车的恶作剧。

林陌桑回头看着裴西林，哑然问道：“你……没感觉到什么异常？”

裴西林瞥了她一眼，不置一词，像是懒得理她。

“怎么会这样？”林陌桑不知该高兴还是该落寞。裴西林不再兽化了，这是好事，说明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可是，这也意味着她再也不是裴西林生命中那个唯一能在阴雨天拯救他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宫巳将一把雨伞递给林陌桑，“但是先跟我去医院可以吗？”

“宫巳！”姜冬月不高兴地喊道。

“你上楼去休息，睡醒了我就回来了。”宫巳摸了摸姜冬月的头，像是在哄一个稚儿，“记得先吃药再睡觉，乖。”

姜冬月瘪着嘴，显然不满意宫巳的敷衍。

“听话我就买冰激凌回来。”

姜冬月轻哼了一声，最终神情有所松动：“那我草莓和巧克力的都要。”

“走吧，我背你。”裴西林弯下身子，姜冬月自然地伏了上去。

像是刚才一顿饭耗尽了力气，她软软地靠在裴西林的肩头，对着宫巳轻声说了一句：“早点回来。”

“好。”宫巳笑着应道。

林陌桑目送裴西林背着姜冬月上楼，一步两步三步，最终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打完狂犬疫苗后，林陌桑感觉到有些头疼，宫巳就陪她在医院休息区坐着，待她慢慢缓解。林陌桑不是个冷血冷情的人，所以宫巳送她来医院，挂号、化验、缴费，一路忙前忙后她都看在眼里。不得不承认，哪怕宫巳表现出的善意可能是伪善，但也不可否认这伪善足够用心。

“所以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裴西林没有兽化的原因了吗？”林陌桑问道。



官巳笑了笑，为林陌桑拧开瓶盖，才将手中的水递给了她。一切自然流畅，犹如他有着极为良好的教养，才会如此绅士。

“你不如先猜猜我的身份。”官巳说罢向后靠在椅背上，懒洋洋地伸手搭在林陌桑的椅背上，侧头看着她，似乎对她的答案充满了期待。

“我们曾经分析过谁会带走裴西林。”林陌桑总结着她与萧甯、赖远辰的推测，“警察、民间研究组织，还有不明身份的‘衔尾龙’。你很明显不属于前两者。”

官巳歪着头，挑了挑眉，似乎对林陌桑的话表示认同。

“当时你们不明身份……”林陌桑根据与他们的两次照面，心里已然有了大概的方向，“但是现在我觉得你们可能与龙九子，甚至‘家族’有关。”

“为什么？”官巳似乎并不意外林陌桑的答案，反而更急切地想知道她如何知晓的答案。

“你和姜冬月知道十面骰子，知道裴西林雨天兽化的事，包括你们提供给齐氏夫妇的信息……都证明你们与龙九子不止一次有过接触，甚至长期观察他们的动向。之前萧甯说家族有内奸，不排除那内奸与你们有关系。”

不久之前，林陌桑刚被所谓的内奸弃之荒野，这也正是她对官巳高度戒备的重要原因。那个内奸的做法，明显是想让她死在荒郊野外。

“然后呢？”官巳像是听故事一般，笑咪咪地等待林陌桑的“分解”。

“什么‘然后’？”林陌桑反而被官巳问蒙了。

“你都分析到这一步了，为什么不再仔细想想先前的细节？”官巳像是谆谆教导学生的老师，“为什么你会信任齐氏夫妇，除了那偷天换日的亲子鉴定，难道就没想起点儿什么？”

林陌桑蹙眉想了想，忽然犹如醍醐灌顶，猛地站起身，碰洒了刚刚官巳递过来的水。官巳见状笑得更开心了，不禁夸奖道：“你反应可真快。”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夸奖。林陌桑被官巳一步步引导，去推测他的身份，当她反过头来才发现官巳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反而早就借齐氏夫妇的口告诉了她。

齐氏夫妇那些有关麒麟之子的故事，仿佛他们亲身经历过一般。包括他们见识到初次兽化之后的反应，比如关禁闭，找人驱魔等。林陌桑一直以为这些细节唯有两种人可以讲述，一个就是裴西林的亲生父母，一种就是裴西林自己。这一切的前提是，世界上只有裴西林会兽化为麒麟。